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卷六十四

錢塘程川撰

禮五

附論

今之冠婚禮易行喪祭禮繁多所以難行使聖人復出  
亦必理會教簡要易行今之祭禮豈得是古人禮唐  
世三獻官隨獻各自飲福受胙至本朝便都只三獻

後方始飲福受胙也是覺見繁了故如此某之祭禮不成書只是將司馬公者減却幾處如今人飲食如何得恁地多橫渠說墓祭非古又自撰墓祭禮即是周禮上自有了

葉賀孫錄

徽廟訃至胡明仲知嚴州衆議欲以日易月張晉彥為司理為明仲言前世以日易月皆是有遺詔今太上在遠無遺詔豈可行胡曰然則如之何曰盍請之於

朝胡如其說不報

鄭可學錄

高宗登遐壽皇麻衣不離身而臣子晏然朝服如常只於朝見時畧換皂帶以為服至尊之服冠有數樣衣有數樣所以常來如此者乃是甚麼時便著甚麼樣冠服昨聞朝廷無所折衷將許多衣服一齊重疊著了古禮恐難行如今來却自有古人做未到處如古者以皮束棺如何會彌縫又設熬黍稷於棺旁以惑

此蟬可見少智然三日便殯了又見得防慮之深遠  
今棺以用漆為固要拘三日便殯亦難喪最要不失  
大本如不用浮屠送葬不用樂這也須除却所謂古  
禮難行者非是道不當行只怕少間止了得要合那  
邊要合這邊到這裏一重大利害處却没理會却便  
成易了古人已自有簡括法如身執事者面垢而已  
之類

或問哀慕之情易得間斷如何曰此如何問得人孝子  
喪親哀慕之情自是心有所不能已豈待抑勒亦豈  
待問人只是時時思慕自哀感所以說祭思敬喪思  
哀只是思著自是敬自是哀若是不哀別人如何抑  
勒得他因舉宰我問三年之喪云云曰女安則為之  
聖人也只得如此說不當抑勒他教他須用哀只是  
從心上說教他自感悟

不知何氏錄  
沈憫

錄畧

安卿問人於其親始死則復其魂魄又為重為主節次  
奠祭所以聚其精神使之不散若親死而其子幼稚  
或在他鄉不得盡其萃聚之事不知後日祭祀還更  
萃得他否曰自家精神自在這裏

黃義剛錄

或問親死遺囑教用僧道則如何曰便是難處或曰也  
可以不用否曰人子之心有所不忍這事須仔細商

量

胡泳錄

或問設如母卒父在父要循俗制喪服用僧道火化則如何曰公如何曰只得不從曰其他都是皮毛外事若決如此做從之也無妨若火化則不可泳曰火化則是殘父母之遺骸曰此話若將與喪服浮屠一道說便是未識輕重在

胡泳錄



先生殯其長子諸生具香燭之奠先生留寒泉殯所受  
弔望見客至必涕泣遠接之客去必遠送之就寒泉  
庵西向殯掘地深二尺濶三四尺內以火磚鋪砌用  
石灰重重徧塗之棺木及外用土磚夾砌將下棺以  
食五味奠亡人次子以下皆哭拜諸客拜奠次子代  
亡人答拜蓋兄死子幼禮然也

葉賀孫錄

先生葬長子喪儀銘旌埋銘魂轎柩止用紫蓋盡去繁

文理銘石二片各長四尺濶二尺許止記姓名歲月  
居里刻訖以字面相合以鐵束之置於壙上其壙用  
石上蓋厚一尺許五六段橫湊之兩旁及底五寸許  
內外皆用石灰雜灰末細沙黃泥築之

葉賀孫錄

風之為物無物不入

同解翼  
為風

今人棺木葬在地中少間

都吹過了或吹翻了問今地上安一物雖烈風未必  
能吹動何故地如此堅厚却吹得動曰想得在地中

蘊蓄欲發其力盛猛及出平地則其氣渙散矣或云  
恐無此理曰政和縣有一人家葬其親於某位葬了  
但時聞壙中響聲其家以為地之善故有此響久之  
家業漸替子孫貧窮以為地之不利遂發視之見棺  
木一邊擊觸皆損壞其所擊觸處正當壙前之籠壙  
今捲塼為之棺木所入之處也或云恐是水浸致然  
曰非也若水浸則安能擊觸有聲不知此理如何

不知何氏錄

先生以子喪不舉盛祭就影堂前致薦用深衣幅巾薦畢反喪服哭奠于靈至慟

葉賀孫錄

先生以長子大祥先十日朝暮哭諸子不赴酒食會近祥則舉家蔬食此日除祔先生累日顏色憂戚

葉賀孫錄

問祭祀焚幣如何曰祀天神則焚幣祀人鬼則瘞幣人家祭祀之禮要焚幣亦無稽考處若是以尋常焚真

衣之類為是便不當只焚真衣著著事事做去焚但  
意義只是焚黃若本無官方贈初品及贈到改服色  
處尋常人家做去焚然亦無義耳

黃帶錄

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拜進將捻香不當叩首只直上  
捻香了却出笏叩首而降拜

葉賀孫錄

或問祖宗非士人而子孫欲變其家風以禮祭之祖宗

不曉却如何曰如何議論得恁地差異公曉得不曉得

黃義剛錄

錄中公曉得不曉得陳淳

錄云公曉得祖先便曉得

古人祭祀只是席地今祭祀時須一椅一桌木主置椅上如一派排不足只相對坐亦得然對其前不得拜謂所在窄了須逐位取出酒就外酌

包揚錄

古人無再娶之禮娶時便有一副當人了嫡庶之分定  
矣故繼室於正室不可並配今人雖再娶然皆以禮  
聘皆正室也祭於別室恐未安如伊川云奉祀之人  
是再娶所生則以所生母配如此則是嫡母不得祭  
矣此尤恐未安大抵伊川考禮文却不似橫渠考得  
較仔細

章伯羽錄字蜚卿甌寧人庚戌所  
聞先生六十九歲饒錄十五卷中

居父問祖妣配祭之禮先生檢古今祭禮唐元和一段

示之

葉賀孫錄

遇大時節請祖先祭於堂或廳上坐次亦如在廟時排  
定祔祭旁觀者右丈夫左婦女坐以就裏為大凡祔  
於此者不從昭穆了只以男女左右大小分排在廟  
却各從昭穆祔

包揚錄

排祖先時以客位西邊為上高祖第一高祖母次之只



是正排着正面不曾對排曾祖祖父皆然其中有伯叔伯叔母兄弟嫂婦無人主祭而我為祭者各以昭穆論如祔祭伯叔則祔於曾祖之傍一邊在位牌西邊安伯叔母則祔曾祖母東邊安兄弟嫂妻婦則祔於祖母之傍伊川云曾祖兄弟無主者亦不祭不知何所據而云伊川云只是以義起也

包揚錄

問生時男女異席祭祀亦合異席今夫婦同席如何曰

夫婦同牢而食

陳文蔚錄

夫祭妻亦當拜

黃義剛錄

一之問長兄死有義嫂無子不持服歸父母未幾亦死  
于父母家嫂已去而無義亦不祀其嫂之主又有次  
兄年少未娶而死欲以二兄之主同為一櫛如何曰  
兄在日不去嫂兄死後嫂雖歸父母家又不嫁未得

為絕不祀亦無謂若然是弟自去其嫂也兄弟亦何必同禩乎

陳淳錄

堯卿問荆婦有所生母在家間養百歲後只歸祔於外氏之塋如何曰亦可又問神主歸於婦家則婦家凌替欲祀於家之別室如何曰不便北人風俗如此上谷郡君謂伊川曰今日為我祀父母明日不復祀矣是亦祀其外家也然無禮經

黃義剛錄

某自十四歲而孤十六而免喪是時祭祀只依家中舊  
禮禮文雖未備却甚齊整先妣執祭事甚虔及某年  
十七八方考訂得諸家禮禮文稍備是時因思古人  
有八十歲躬祭事拜跪如禮者常自期以為年至此  
時當亦能如此在禮雖有七十曰老而傳則祭祀不  
預之說然亦自期儻年至此必不敢不自親其事然  
自去年來拜跪已難至冬間益艱辛今年春間僅能

立得住遂使人代拜今立亦不得了然七八十而不衰非特古人今人亦多有之不知某安得如此衰也

沈憫錄

叔器問行正禮則俗節之祭如何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某家依而行之但七月十五素饌用浮屠某不用耳向南軒廢俗節之祭某問於端午能不食粽乎重陽能不飲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於汝安乎

陳淳錄

問行時祭則俗節如何曰某家且兩存之重問莫簡於時祭否曰是要得不行須是自家亦不飲酒始得

陳淳錄

先生依婺源舊俗歲暮二十六日烹豕一祭家先就中堂二鼓行禮次日召諸生餞李文問曰夜來之祭飲

福受胙否曰亦不講此

婺源俗豕必方切大塊首蹄肝肺心腸肚尾腎等每件遂

位皆均有亦炙肉及以魚佐之云是日甚忌有器皿之設

陳淳錄

先生以歲前二十六夜祭先云是家間從來如此這又  
不是新安舊俗某嘗在新安見祭享又不同只都安  
排了大男小女都不敢近夜亦不舉燭只黑地主祭  
一人自去燒香禱祝了祭饌不徹閉戶以待來早方  
徹其祭不止一日從二十六日連日只祭去大綱如  
今俗所謂喚福

葉賀孫錄

問先生除夜有祭否曰無祭先生有五祀之祭否曰不  
祭因說五祀皆設主而後迎尸其詳見月令註與宗  
廟一般遂舉先生語解中王孫賈一段先生曰當初  
因讀月令注方知王孫賈所問與竈之說

陳淳錄

先生家祭享不用紙錢凡遇四仲時祭隔日滌椅桌嚴  
辦次日侵晨已行事畢

王過錄字幼觀鄱陽人甲寅以後  
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錄卅卷中



先生每祭不燒紙亦不曾用帛

不知何氏錄

高宗御製七十二子贊曾見他處所附封爵姓名多用  
唐封官號本朝已經兩番加封如何恁地

葉賀孫錄

無爵曰府君夫人漢人碑已有只是尊人之辭府君如  
官府之君或謂之明府今人亦謂父為家府

黃義剛錄

陳淳

錄司

問左右必竟孰為尊曰漢初右丞相居左丞相之上史  
中有言曰朝廷無出其右者則是右為尊也到後來  
又却以左為尊而老子有曰上將軍處右而偏將軍  
處左喪事尚右兵凶器也故以喪禮處之如此則吉  
事尚左矣漢初豈習於戰國與暴秦之所為乎

輔廣錄

古時隔品則拜謂如八品見六品六品見四品則拜宰

相禮絕百僚則皆拜之若存得此等舊禮亦好却有等殺令著公令從事即以下庭參不拜則以上者不庭參可知豈有京朝官復降階之禮今朝士見宰相只是客禮見監司郡守如何却降階問若客司揖請降階則如何曰平立不降可也同官雖皆降階吾獨不降可也是時將赴莆田問此先生又云古者庭參官令錄以下往往皆拜惟職官不拜所以著令如此

廖德明錄

因問欲使士人為宰相吏升降揖遜不拜否曰古人皆有此禮本朝廢之又問古人何故受拜曰不然孔子須拜衛靈公魯哀公舊置宰相在堂上御史中丞為班首與對拜於階下又聖節日百官盡揖宰相於何處

包揚錄

子晦將赴莆陽請於先生今屬邑見郡守不問官序列階墀如何曰若欲自行其志勿從俗可也因云今多

相尙如此以此去事人固是無見識且是為官長者  
安受而不疑更是怪坐客云趙丞相帥某處經過某  
處而屬邑宰及同僚皆於船頭迎望拜接後却指揮  
不要此般禮數這般所在須先戒飭客將或云今人  
見宰相欲有所言未及出口已為客將按住云相公  
尊重至有要取覆而客將抗聲云不得取覆者先生  
曰若是有此等無奈何須叱之可也

有士大夫來謁各以坐次推遜不已先生曰吾人年至五十後莫論官休

孫自修錄字敬父宣城人甲寅所  
聞先生六十五歲池錄卅一卷中

大抵前輩禮數極周詳鄭重不若今人之苟簡以今人  
律之先王之禮則今人為山鹿野麋矣然某尚及見  
前輩禮數之周今又益薄矣

沈憫錄

拜親時須合坐受叔伯母亦合坐受兄只立受嫂叔同

一家不可不拜亦須對拜夫婦對拜

包揚錄

團拜須打圈拜若分行相對則有拜不著處

輔廣錄

今人契拜父母兄弟極害義理

包揚錄

燕居父子同坐亦得惟對客不得

包揚錄

族長至已之家必以族長坐主位無親疎皆然北人以姑夫之類外姓之人亦坐主位無此義

包揚錄

古人坐於地未必是盤足必是跪以其慣了故脚不痛所以拜時易也古人之拜正如今道士拜二膝齊下唐人先下一膝謂之雅拜似有罪是不恭也今人不  
然

周明作錄字元興建陽人士子以後所  
聞先生六十三歲饒錄二十二卷中



問盤坐于理有害否曰古人席地亦只是盤坐又有跪坐者君前臣跪父前子跪兩膝頭屈前著地觀畫圖可見古人密處未見得其疎即是如此管寧坐一木榻積五十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今人有椅子若對賓客時合當垂足坐若獨居時垂足坐難久盤坐亦何害

陳淳錄

錄中古人席地三句徐寓錄云古人亦只跪坐未有盤坐錄中古人密處未見得二句寓錄云古人樽節處自如

此密

凡是坐物有可以按手者如今之三清椅

周明作錄

自三代後車服冠冕之制前漢皆不說只後漢志內畧載又多不可曉

不知何氏錄

因論戟古人戰爭出入部從用之今只置之於門唐時私家得用戟如官幾品得幾戟

呂燾錄字德昭南康人已未所聞先  
生七十歲競錄卅六卷卅七卷中

今之表啟是下諛其上今之制誥是君諛其臣

楊道夫錄

今之書簡使上覆以為重於啟也然用啟字則有義理  
用覆字却無義理啟乃開啟之啟覆為審覆之覆如  
三覆奏謂已有指揮更為再三審覆之也

輔廣錄

問今人書簡未嘗拜而言拜未嘗瞻仰而言瞻仰如何

曰瞻仰字去之無害但拜字承用之久若遽除去恐不免譏罵前輩只云某啟啟是開白之義法帖中有頓首韓文中有再拜其來已久問啟文訓跪如秦王問范雎有跪而請之曰古人席地而坐有問於人則畧起身時其膝至地或謂之跪若婦人之拜在古亦跪古樂府云伸腰拜手跪則婦人當跪而拜但首不至地耳不知婦人之不跪起於何代或謂唐武后時方如此亦未可知周天元令命婦為男子之拜以稱

賀及天元薨遂改其制想吏官書之以表其異則古者婦人之拜其首不至地可知也然則婦人之拜當以深拜頗合於古

萬人傑錄

劉原父好古在長安偶得一周敦其中刻云鉅中原父遂以為周張仲之器後又得一枚刻云鉅伯遂以為張伯曰詩言張仲孝友則仲必有兄矣遂作銘述其事後來趙明誠金石錄辨之云鉅非張乃某字也今

之說禮無所據而杜撰者此類也

輔廣錄

朱子五經語類卷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卷六十五

錢塘程川撰

禮六

周禮一

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  
且冢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  
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處應副



事到面前便且區處不下沉於先事措置思患預防  
是著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佛氏只合下收  
那心頓在無用處纔動步便疎脫所以吾儒貴窮理  
致知便須事事物物理會過舜明於庶物物即是物  
只是明便見皆有其則今文字在面前尚且看不得  
況許多事到面前如何奈得他須襟懷大底人始得  
又云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  
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

葉賀孫錄

天官冢宰

周之天官統六卿之職亦是其大綱至其他卿則一人理一事然天官之職至於閭寺宮嬪醯醬魚鹽之屬無不領之道夫問古人命官之意莫是以其切於君身故使之領否曰然

楊道夫錄

天官冢宰

周禮天官兼嬪御宦官飲食之人皆總之則其於飲食男女之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豈復有後

世宦官之弊古者宰相之任如此

不知何氏錄

天官冢宰

問宮伯宮正所率之屬五百人皆入宮中似不便否曰  
此只是宿衛在外不是入宮皆公卿王族之子弟為  
之不是兵卒

陳淳錄

天官宮正宮伯

問司徒職在敬敷五教而地官言教者甚畧而言山林  
陵麓之事却甚詳曰也須是教他有飯吃有衣著五

方之民各得其所方可去教他若不恁地教如何施  
但是其中言教也不略如閭胥書其孝弟嫺卹屬民  
讀法之類皆是

黃義剛錄

地官大司徒

錄中也須是教他有飯喫有衣着七句陳淳錄云民  
無住處無物喫亦如何教得所以辨五方之宜以定  
民居使之各得其所而后教可行也

直卿問司徒所謂教只是十二教否曰非也只為教民  
以六德六行六藝及歲時讀法之類

陳淳錄

地官大司徒

周禮中說教民處止及於畿內之民都不及畿外之民  
不知如何豈應如此

輔廣錄

地官大司徒

或問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  
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  
西則景朝多陰鄭注云日南謂立表處太南近日也  
日北謂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昃景乃中立

表處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已中立表處  
太西遠日也曰景夕多風景朝多陰此二句鄭注不  
可曉疑說倒了看來景夕者景晚也謂日未中而景  
已中蓋立表近南則取日近午前景短而午後景長  
也景朝者謂日已過午而景猶未中蓋立表近北則  
取日遠午前長而午後短也問多風多陰之說曰今  
近東之地自是多風如海邊諸郡風極多每如期而  
至如春必東風夏必南風不如此間之無定蓋土地

曠濶無高山之限故風各以方至某舊在漳泉駭之  
早間則風已生到午而盛午後則風力漸微至晚則  
更無一點風色未嘗少差蓋風隨陽氣生日方升則  
陽氣生至午則陽氣盛午後則陽氣微故風亦隨而  
盛衰如西北邊多陰非特山高障蔽之故自是陽氣  
到彼處衰謝蓋日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久則落  
故西邊不甚見日古語云蜀之日越之雪言見日少  
也所以蜀有漏天古語云巫峽多漏天老杜云鼓角

漏天東言其地常雨如天漏然以此觀之天地亦不甚濶以日月所照及寒暑風陰觀之可以驗矣用之問天竺國去處又却極濶曰以崑崙山言之天竺直崑崙之正南所以土地濶而其所生亦多異人水經云崑崙去嵩高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國之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



在其正南水經又云黃河自崑崙東北流入中國如  
此則崑崙當在西南上或又云西北不知如何恐河  
流曲折多入中國後方見其東北流爾佛經所說阿  
耨山即崑崙也云山頂有阿耨大池池水分流四面  
去為四大水入中國者為黃河入東海其三面各入  
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類大抵地之形如饅頭其  
樵尖處則崑崙也問佛家天地四洲之說果有之否  
曰佛經有之中國為南渾部洲天竺諸國皆在南渾

部內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北鬱單越亦如鄒衍所說  
赤縣之類四洲統名娑婆世界如是世界凡有幾所  
而娑婆世界獨居其中其形正圓故所生人物亦獨  
圓正象其地形蓋得天地之中氣其他世界則形皆  
偏側尖缺而環處娑婆世界之外緣不得天地之正  
氣故所生人物亦多不正此說便是蓋天之說橫渠  
亦主蓋天不知如何但其言日初生時先照娑婆世  
界故其氣和其他世界則日之所照或正或昃故氣

不和只他此說便自可破彼言日之所照必經歷諸世界了然後入地則一日之中須歷照四處方得周匝今纔照得娑婆一處即已曛矣若更照其他三處經多少時節如此則夜須極長何故今中國晝夜有均停時而冬夏漏刻長短相去亦不甚遠其說於是不通矣

沈餉錄  
地官大司徒

大司徒以土圭求地中今人都不識土圭鄭康成解亦

誤圭只是量表影底尺長一尺五寸以玉為之夏至  
後立表視表影長短以玉圭量之若表影恰長一尺  
五寸此便是地之中今之地中與古已不同漢時陽  
城是地之中本朝嶽臺是地之中已自差許多問地  
何故有差曰想是天運有差地隨天轉而差今坐於  
此但知地之不動吾安知天運於外而地不隨之以  
轉耶天運之差如古今昏旦中星之不同是也又問  
厯所以數差古今豈無人考得精者曰便是無人攷

得精細而不易所以數差若攷得精密有個定數永  
不會差伊川說康節厯不會差或問康節何以不造  
厯曰他安肯為此古人厯法疎濶而差少今厯愈密  
而愈差因以兩手量卓邊云且如這許多濶分作四  
段被他界限濶便有差不過只在一段界限之內縱  
使極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內所以容易  
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厯法於這四界內分作八  
界於這八界內又分作十六界界限愈密則差數愈

遠何故以界限密而踰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歷法疎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移來湊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元不曾推得天運定只是旋將歷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歷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只有李通說得好當初造歷便合并天運所蹉之度都算在裏幾年後蹉幾分幾年後蹉幾度將這蹉數都算

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歷可以正而不差今  
人都不曾得箇大統正只管說天之運行有差造歷  
以求合乎天而歷愈差元不知天如何會有差自是  
天之運行合當如此此說極是不知當初因甚不曾  
算在裏但堯舜以來歷至漢都喪失了不可攷緣如  
今是這大總紀不正所以都無是處季通算得康節  
歷康節歷十一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歷家所用  
只是萬分歷萬分歷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

萬分只是今之歷家又說李通底用不得不知如何  
又曰一行大衍歷比以前歷他只是做得個頭勢大  
數衍得濶其實差數只一般正如百貫錢修一料藥  
與十文修一料藥其不能治病一也

沈側錄

地官大司徒

錄中此便是地之中下一本又云晷長則表影短晷  
短則表影長冬至後表影長一丈三尺錄錄中本朝  
嶽臺是地之中下一本有  
云嶽臺在浚儀屬開封府

周禮注云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



萬里土圭之影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問何謂四遊曰謂地之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秋遊過西三萬里冬遊過北三萬里今歷家算數如此以土圭測之皆合倘曰譬以大盆盛水而以虛器浮其中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去西三寸亦如地之浮於水上蹉過東方三萬里則

遠去西方三萬里矣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沒之所為乃地之遊轉四方而然爾曰然用之曰人如何測得如此恐無此理曰雖不可知然歷家推算其數皆合恐有此理

沈闕錄

地官大司徒

土圭之法立八尺之表以尺五寸之圭橫於地下日中則景蔽於圭此乃地中為然如浚儀是也今又不知浚儀果為地中否問何故以八尺為表曰此須用勾

股法算之南北無定中必以日中為中北極則萬古  
不易者也北方地形尖斜日長而夜短骨里幹國煮  
羊胛骨熟日已出矣至鐵勒則又北矣極北之地人  
甚少所傳有二千里松木禁人斫伐此外龍蛇交雜  
不可去金人起處有鴨綠江傳云天下有三處大水  
曰黃河曰長江并鴨綠是也若以浚儀與潁川為中  
則今之襄漢淮西等處為近中

萬人傑錄  
地官大司徒

嘗見李通云日晷有差如去一千里則差一寸到得極  
星却無差其初亦自曉不得後來仔細思之日之中  
各自不同如極東處日午以前須短日午以後須長  
極西處日午以前須長日午以後須短所以有差故  
周禮以為日北則景長多寒日南則景短多暑日東  
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此最分曉極星却到  
處視之以為南北之中了所以無差如涼傘然中心  
却小四簷却濶故如此某初疑其然及將周禮來檢

看方見得決然是如此

黃翰錄字直卿三山人未詳所聞  
年歲饒錄一卷饒後錄二卷中

地官大司徒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又云几千里以方五百里封  
四公則是每箇方五百里甚是分明陳乃云方一百  
二十五里又以為合加地實田附庸而言之何欺誑  
之甚

李閔祖錄

地官大司徒

今謂周官非聖人之書至如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公建

太平之基本他這個一如碁盤相似枰布定後碁子

方有放處

因論保五法

楊道夫錄

地官大司徒

二十五家為閭閻呂也如身之有脊呂骨蓋閭長之居  
當中而二十四家列於兩傍如身之脊呂骨當中而  
筋骨分布兩傍也

沈憫錄

地官大司徒

問六德智聖曰智是知得事理聖便高似智蓋無所不通明底意思

章伯羽錄

地官大司徒

周家每年一推排十六歲受田六十者歸田其後想亦不能無弊故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唐制每歲十月一日應受田者皆集於縣令廷中而升降之若縣令非才則是日乃胥吏之利耳

李方子錄

地官小司徒注

問鄭氏旁加一里之說是否曰如此方得數相合亦不見所憑據處今且大概依他如此看

陳淳錄

地官小司徒注

問周禮德行道藝德行藝三者猶有可指名者道字當如何解曰舊嘗思之未甚曉看來道字只是曉得那道理而已大而天地事物之理以至古今治亂興亡事變聖賢之典策一事一物之理皆曉得所以然謂



之道且如禮樂射御書數禮樂之文却是祝史所掌  
至於禮樂之理則須是知道者方知得如所謂天高  
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  
樂興焉之謂又德是有德行是有行藝是有藝道則  
知得那德行藝之理所以然也注云德行是賢者道  
藝是能者蓋曉得許多事物之理所以屬能

沈僴錄

地官卿大夫

問黨正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若據

如此雖說鄉黨莫如齒到得爵尊後又不復序齒曰  
古人貴貴長長並行而不悖他雖說不序亦不相壓  
自別設一位如今之掛位然

陳文蔚錄

地官黨正

錄中如今之掛位然呂熹

錄云猶而今別設卓也

古制微細處今不可曉但觀其大概如宅田士田賈田  
官田牛田賞田牧田鄭康成作一說鄭司農又作一  
說憑何者為是

陳淳錄

地官載師

問士人受田如何曰上士中士下士是有命之士已有  
祿如管子士鄉十五是未命之士若民皆為士則無  
農矣故鄉止十五亦受田但不多所謂士田者是也

黃義剛錄

地官載師

問商賈是官司命民為之抑民自為之邪曰民自為之  
亦受田但少耳如載師所謂賈田者是也

陳淳錄

地官載師

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即  
是田稅然遠近輕重不等者蓋近處如六鄉排門皆  
兵其役多故稅輕遠處如都鄙井法七家而賦一兵  
其役少故稅重所謂十二者是非雜稅皆無過此數  
也都鄙稅亦只納在采邑

陳淳錄

地官載師

安卿問二十而一十一十二二十而三二十而五如何  
曰近處役重遠處役輕且如六鄉自是家家為兵至

如稍縣都却是七家只出一兵直卿曰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則是都鄙却成九一但鄭注二十而一等及九賦之類皆云是計口出泉如此又近於太重曰便是難曉這個今且理會得大概若要盡依他行時也難似而今時節去封建井田尙煞爭恰如某病後要思量白日上昇如何得今且醫得無事時已是好了如浙間除了和買丁錢重處減些使一家但納百十錢只依而今稅賦放教寬無大故害民處如此

時便是小太平了前輩云本朝稅輕於什一也只是  
向時可恁地說今何啻數倍緣上面自要許多用而  
今縣中若省解些月椿看州府不來打罵麼某在漳  
州解發銀子折了星兩運司來取被某不能管得判  
一箇可付一笑字聽他們自去理會以恁時節却要  
行井田如何行得伊川常言要必復井田封建及晚  
年又却言不必封建井田便也是看破了且如封建  
自柳子厚之屬論得來也是大過但也是行不得如

漢當初要封建後來便恁地狼狽若如主父偃之說  
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如此便不必封建也  
得今且做把一百里地封一個親戚或功臣教他去  
做其初一箇未必便不好但子孫決不能皆賢若有  
一箇在那裏無稽時不成教百姓論罷了一個國君  
若只坐視他害民又不得却如何區處更是人也自  
不肯去今且教一箇錢塘縣尉封他作靜江國王鬱  
林國王他定是不肯去寧肯作錢塘縣尉唐時理會

一番襲封刺史人都不肯去符秦也曾如此來人皆是戀京師快活都不肯去却要遣人押起這箇決是不可行若是以大概論之聖人封建却是正理但以利害言之則利少而害多子由古史論得也忒煩前後都不相照想是子由老後昏眩說得恁地某嘗作說辯之得四五段不曾終了若東坡時便不如此他每每兩牢籠說他若是主這一邊說時那一邊害處都藏着不敢說破如子由便是只管說後說得更無



理會因曰蘓氏之學喜於縱恣踈蕩東坡嘗作某州學記言井田封建皆非古但有學校尚有古意其間言舜遠矣不可及矣但有子產尚可稱他便是敢恁地說千古萬古後你如何知得無一箇人似舜

黃義剛錄  
地官載師

錄中似而今時節去封建井田二句陳淳錄云因論封建井田曰大概是如此今只省箇大意若要行時須別立法制使簡易明白取于民者足以供上之用上不至于乏而下不至于苦則可矣今世取封建井田大段遠錄中無大故害民處下淳錄有云如淳之鹽錢罷了錄中便是看破了淳錄云見暢潛道錄

想是他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錄中且如  
封建下二句淳錄云柳子厚說得世變也是但他只  
見得後來不好處不見得古人封建底好意錄中若  
如主父偃之說兩句淳錄云若論主父偃後底封建  
則皆是王族貴驕之子不足以君國子民天子使吏  
治其國而已錄中便不封建也得下十二句淳錄云  
封建以大體言之却是聖人公共為民底意思是為  
正理以利害言之第一世所封之功臣猶做得好在  
第二世繼而立者箇箇定是不曉事則害民之事靡  
所不為百姓被苦來訴國君因而罷了也不是不與  
他理會亦不是未論別處如何只這一處利少而害  
多便自行不得錄中鬱林國王淳錄云桂國之君錄  
中他定是不肯去淳錄云他定以荒僻不樂于行錄  
中人都都不肯去淳錄云一時功臣皆樂于在京而不  
肯行錄中符秦也曾如此來四句淳錄云符堅封公  
臣于數國不肯去迫之使去錄中子由古史論得也

武煩二句淳錄云子由論封建引證  
又都不著川按此一條淳錄作數條

載師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  
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又云凡民無職者出夫  
布前重後輕者前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後方是待  
庶民宅不毛為其為亭臺也田不耕為其為池沼也  
凡民無職事者此是大夫家所養浮泛之人也

葉賀孫錄  
地官載師

師氏居虎門司王朝虎門路寢門也正義謂路寢庭朝

庫門外朝非常朝此是常朝故知在路門外文蔚問  
路寢庭朝庫門外朝如何不是常朝曰路寢庭在門  
之裏議政事則在此朝庫門外是國有大事詢及衆  
庶則在此處非每日常朝之所若每日常朝王但立  
於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然王却先揖揖羣臣就  
位王便入只是揖亦不同如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  
揖同姓之類各有高下胡明仲嘗云近世朝禮每日  
拜跪乃是秦法周人之制元不如此

陳文蔚錄

地官師氏

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變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常情性

潘植錄

地官保氏

周禮六書制字固有從形者然為義各不同却如何必

欲說義理得龜山有辯荆公字說三十餘字荆公字說其說多矣止辯三十字何益哉又不去頂門上一轉語而隨其後屑屑與之辯使其說轉則吾之說不行矣

沈側錄  
地官保氏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貨之不售者或買或賒或貸貸者以國服為息此能幾何而云凡國之財用取具焉何也

李闕祖錄

地官泉府

直卿問古以百步為畝今如何曰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當今四十一畝

葉賀孫錄

地官遂人

古者百畝之地收皆畝一鍾為米四石六斗以今量較之為米一石五斗爾

沈憫錄

地官遂人

問遂何以上地特加萊五十畝曰古制不明亦不可曉

鄉之田制亦如此但此見於遂耳大抵鄉吏專主教

遂吏專主耕

陳淳錄

地官遂人

問鄉遂為溝洫用貢法都鄙為井田行助法何以如此  
分別曰古制不明亦不曉古人是如何遂人溝洫之  
法田不井授而以夫數制之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  
以令貢賦便是用貢法

陳淳錄

地官遂人



子約疑井田之法一鄉一遂為一萬有餘夫多溝洫川  
澮而匠人一同為九萬夫川澮溝洫反少者此以地  
有遠近故治有詳略也鄉遂近王都人衆稠密家家  
勝兵不如此則不足以盡地利而養民且又縱橫為  
溝洫川澮所以寓設險之意而限車馬之衝突也故  
治近為甚詳若鄉遂之外則民少而地多欲盡開治  
則民力不足故其治甚略晉郤克帥諸國伐齊齊來  
盟晉人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盡東其畝齊人曰

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云云晉謀遂塞葢鄉遂之畝如中間是田兩邊是溝向東直去而前復有橫畝向南溝復南流一東一南十字相交在此所以險阻多而非車馬之利也晉欲使齊盡東其畝欲為侵伐之利耳而齊覺之若盡東其畝則無縱橫相銜但一直向東戎馬可以長驅而來矣次日又曰昨日說匠人九夫之制無許多溝洫其實不然適間揀看許多溝洫川澮與鄉遂之地一般乃是子約看不仔細

耳

沈憫錄

地官遂人

田制須先正溝洫方定

吳必大錄

地官遂人

稍者稍稍之義言逐旋給與之也不特待使者凡百官廩祿皆然猶今官中給俸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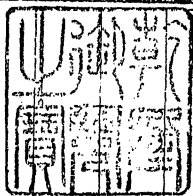
沈憫錄

地官稍人

鄉遂雖用貢法然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中下定制斂法則

亦未嘗拘也

李開祖錄  
地官司豫



朱子五經語類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朱子五經語類卷

六十六至  
七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胡金芝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卷六十六

錢塘程川撰

禮七

周禮二

周禮載用赤璋白璧等斂此豈長策要是周公未思量耳觀季孫斯死用玉而孔子歷階言其不可則是孔子方思量到而周公思量未到也

黃義剛錄

春官典瑞

古者有祭服有朝服祭服所謂鷩冕之類朝服所謂皮弁玄端之類天子諸侯各有等差自漢以來祭亦用冕服朝服則所謂進賢冠絳紗袍隋煬帝時始令百官戎服唐人謂之便服又謂之從省服乃今之公服也祖宗以來亦有冕服車騎之類而不常用惟大典禮則用之然將用之時必先出許多物色於庭所持之人又須有賞賜於是將用之前有司必先入文字



取指揮例降旨權免

林夔孫錄字子武三山人丁巳以後  
所間先生六十八歲池錄卅四卷中

春官司服

錄中車騎之騎

黃義剛錄作旗

祖宗時有大朝會如元正冬至有之天子被法服羣臣  
皆有其服籍溪在某州為解頭亦嘗預元正朝班又  
舊制在京升朝官以上每日赴班如上不御殿宰相  
押班所以韓魏公不押班為臺諫所論籍溪云士服

着白羅衫青祿有裙有佩紹興間韓勉之知某州於  
信州會樣來製士服正如此某後來看祖宗實錄乃  
是教大晟樂時士人所服方知出處今朝廷所頒緋  
衫乃有司之服也

萬人傑錄

春官司服附

輔廣

錄畧

天子常服皮弁惟諸侯來朝見於廟中服冕服用鬱鬯  
之酒灌神

萬人傑錄

春官司服

政和間嘗令天下州學生習大晟樂者皆著衣裳如古之制及漆紗帽但無頂爾及諸州得解舉首貢至京師皆若此赴元日朝或曰蒼梧雜誌載背子近年方有舊時無之只汗衫襖子上便著公服女人無背只是大衣命婦只有橫帔直帔之異爾背子乃婢妾之服以其在背後故謂之背子先生曰見說國初之時至尊常時禁中常只裏帽著背子不知是如何又見

前輩說前輩子弟平時家居皆裹帽著背不裹帽便  
為非禮出門皆湏具冠帶今皆失了從來人主常朝  
君臣皆公服孝宗簡便平時著背常朝引見臣下只  
是涼衫今遂以為常如講筵早朝是公服晚朝亦是  
涼衫

不知何氏錄

春官司服附

唐人法服猶施之朝廷今日惟祭祀不得已乃用不復  
施之朝廷矣且如今之冕嵯峨而不安於首古者佩

玉右徵角左宮羽今必不然

李方子錄

春官司服附

因言服制之變前輩無著背子者雖婦人亦無之士大夫常居常服紗帽皂衫革帶無此則不敢出背子起殊未久或問婦人不著背子則何服曰大衣問大衣非命婦亦可服否曰可個因舉胡德輝雜志云背子本婢妾之服以其行直主母之背故名背子後來習俗相承遂為男女辨貴賤之服曰然然嘗見前輩雜

說中載上御便殿著紗帽背子則國初已有背子矣  
皆不可曉又曰後世禮服固未能猝復先王之舊且  
得尊卑稍有辨別猶得今世之服大抵皆無等級又  
不但如賈生之所言可慨夫又曰中國衣冠之制  
自晉劉石以後遂相承襲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  
大抵沿其制問今公服起於何時曰隋煬帝游幸令  
羣臣皆以戎服從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緋六  
品以下服綠只從此起遂為不易之制又問公服何

故如許闕曰亦是積漸而然初不知所起嘗見唐人  
畫十八學士裏幘頭公服極窄畫裴晉公諸人則稍  
闊及畫晚唐王鐸輩則又闊相承至今又益闊也嘗  
見前車說紹興初某人欲製公服呼針匠計料匠云  
少三尺許某人遂寄往都下製造及得之以示針匠  
匠曰此不中格式某不敢為也某人問其故曰但看  
袖必短據格式袖合與下襜齊至地不然則不可以  
入閣門彼時猶守得這意思今亦不復存矣唐人有

官者公服幘頭不離身以此為常服又別有朝服如進賢冠中單服之類其下又有省服省服為常服今之公服即唐之省服服也又問幘頭所起曰亦不知所起但諸家小說中時班駁見一二如王彥輔塵史猶畧言之某少時尚見唐時小說極多今皆不復存矣唐人幘頭初止以紗為之後以其軟遂斫木作一山子在前襯起名曰軍容頭其說以為起于魚朝恩一時人爭倣士大夫欲為幘頭則曰為我所一軍容



頭來及朝恩被誅人以為語識其先幘頭四角有脚  
兩脚繫向前兩脚繫向後後來遂橫兩脚以鐵線張  
之然惟人主得裹此世所畫唐明皇已裹兩脚者但  
比今甚短後來藩鎮遂亦僭用想得士大夫因此亦  
皆用之但不知幾時展得如此長嘗見禪家語錄載  
唐莊宗問一僧云朕收中原得一寶未有人酬價僧  
曰畧借陛下寶看莊宗以手展幘頭兩脚示之如此  
則五代時猶是惟人君得裹兩脚者然皆莫可考也

桐木山子相承用至本朝遂易以藤織者而以紗帽  
之近時方易以漆紗嘗見南劍沙溪一士夫家尚收  
得上世所藏幘頭猶是藤織坯子唐製又有兩脚上  
下者亦莫可曉

沈憫錄

春官司服附

而今衣服未得復古且要畧為分別今上領衫與靴皆  
軍服本朝因唐唐因隋隋因周周因元魏隋煬帝有  
游幸遂令臣下服戎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

緋六品以下服綠皆戎服也至唐有三等服有朝服  
又有公服治事時著便是法服有衣裳佩玉等又有  
常時服便是今時公服則無時不服唐初年服袖甚  
窄全襲隋舊中年漸寬末年又寬但看人家畫古賢  
可見唐初頭上裹四脚軟巾至魚朝恩以桐木為冠  
如山形安於髻上方裹巾後人漸學他至本朝漸變  
為幘頭方用漆紗做本來唐時四脚軟巾只人主後  
面二帶用物事穿得橫臣下不敢用後藩鎮之徒僭

竊用今則朝廷一例如此

林學蒙錄字正卿三山人甲寅以後  
所間先生六十五歲饒錄卅二卷中  
春官司服附

今朝廷服色三等乃古間服此起於隋煬帝時然當時  
亦只是做戎服當時以巡幸煩數欲就簡便故三品  
以上服紫五品服緋六品以下服綠他當時又自有  
朝服今亦自有朝服大祭祀時用之然不常以朝到  
臨祭時取用却一齊都破損了要整理又湏大費一

巡只得恁地包在那裏

葉賀孫錄

春官司服附

今之朝服乃戎服蓋自隋煬帝數遊幸令百官以戎服  
從三品紫五品朱六品青皂靴乃上馬鞋也後世循  
襲遂為朝服然自唐人朝服猶着禮服幘頭圓頂軟  
脚今之吏人所冠者是也桶頂帽子乃隱士之冠宣  
和末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衫帽至渡江戎馬中乃  
變為白涼衫紹興二十年間士人猶是白涼衫至後

來軍興又變為紫衫皆戎服也

黃義剛錄

春官司服附

今衣服無章上下混淆某嘗謂縱未能大定經制且隨時畧加整頓猶愈於不為如小衫今各從公衫之色服紫者小衫亦紫服緋綠者小衫亦緋綠服白則小衫亦白胥吏則皆烏衣餘皆倣此庶有辨別也

李闕祖錄

春官司服附

上頌服非古服看古賢如孔門弟子衣服如今道服却

有此意古畫亦未有上領者惟是唐時人便服此蓋  
自唐初已有此服矣

葉賀孫錄

春官司服附

問士祭服曰應舉者用襴衫幘頭不應舉者用皂衫幘  
頭問皂衫帽子如何曰亦可然亦只當涼衫中間朝  
廷一番行冠帶後却自朝官先廢了崇觀間莆人朱  
給事子入京父令過錢塘謁故人某大卿初見以衫  
帽及宴亦衫帽用大樂酒一行樂一作主人先酌遂

兩手捧盞側勸客客亦酬主人捧盞不移至樂罷而後下及五盞歇坐請解衫帶著背子不脫帽以終席來歸語其父父曰我所以令汝謁見者欲汝觀前輩禮儀也此亦可見前輩風俗今士大夫殊無有衫帽者嘗有某人作屢作衫帽之禮監司不喜以他故按之

陳淳錄

春官司服

錄中捧盞不移黃義剛  
錄云依舊側盞不移



墓祭非古雖周禮有墓人為尸之文或是初間祭后土亦未可知但今風俗皆然亦無大害國家不免亦十

月上陵

陳淳錄

春官冢人

問墓祭有儀否曰也無儀大槩畧如家祭唐人亦不見有祭但是拜掃而已林擇之云唐有墓祭通典載得在曰却不曾考或問墓祭祭后土否曰就墓外設位而祭

黃義剛錄

春官冢人

陳淳錄

少異

問周禮大司樂說宮角徵羽與七聲不合如何曰此是  
降神之樂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  
羽自是四樂各舉其一者而言之以大呂為角則南  
呂為宮太簇為徵則林鍾為宮應鍾為羽則大簇為  
宮以七聲推之合如此注家之說非也

萬人傑錄

春官大司樂

先生偶言及律呂謂管有長短則聲有清濁黃鍾最長則聲最濁應鍾最短則聲最清時舉云黃鍾本為宮然周禮祭天神人鬼地祇之時則其樂或以黃鍾為宮或以林鍾為宮未知如何曰此不可曉先儒謂商是殺聲鬼神所畏故不用而只用四聲迭相為宮未知其五聲不備又何以為樂大抵古樂多淡十二律之外又有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清聲雜于正聲之間樂都可聽今古樂不可見矣長沙南嶽廟每祭必

用樂其節奏甚善祭者久立不勝其勞據圖經云是古樂然其樂器又亦用仗鼓之類如此則亦非古矣時舉因云金聲玉振是樂之始終不知只是首尾用之還中間亦用耶曰樂有特鍾特磬有編鍾編磬編鍾編磬是中間奏者特鍾特磬是首尾用者時舉云所謂玉振者只是石耶還真用玉曰只是石耳但大樂亦有玉磬所謂天球者是也

不知何氏錄

春官大司樂

黃問周禮祀天神地祇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曰五音  
無一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調先儒謂商  
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

陳淳錄

春官大司樂

問周禮祭不用商音或以為是武王用厭勝之術竊疑  
聖人恐無此意曰這箇也難曉湏是問樂家如何不  
用商嘗見樂家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  
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他那奏起來五音依舊皆在

又問向見一樂書溫公言本朝無徵音竊謂五音如  
四時代謝不可缺一若無徵音則本朝之樂大段不  
成說話曰不特本朝從來無那徵不特徵無角亦無  
之然只是太常樂無那宴樂依舊有這箇也只是無  
徵調角調不是無徵音角音如今人曲子所謂黃鍾  
宮大呂羽這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  
亦是宮聲這便是宮調若是其中按拍處那五音依  
舊都用不只是全用宮如說無徵便只是頭聲與尾

聲不是徵這却不知是如何其中有箇甚麼欠缺處  
所以做那徵不成徽宗嘗令人硬去做然後來做得  
成却只是頭一聲是徵尾後一聲依舊不是依舊走  
了不知是如何平日也不曾去理會這湏是樂家辨  
得聲音底方理會得但是這箇別是一項未消得理  
會

黃義剛錄

春官大司樂

問溫公論本朝樂無徵音如何曰其中不能無徵音只

是無徵調如首以徵音起而末復以徵音合殺者是徵調也徵調失其傳久矣徽宗令人作之作不成只  
能以徵音起而不能以徵音終如今俗樂亦只有宮  
商羽三調而已

陳淳錄

春官大司樂附

俗樂中無徵聲蓋沒安排處及無黃鍾等四濁聲

黃齋錄

春官大司樂附

今之曲子亦各有某宮某宮云今樂起處差一位



滕璘錄

春官大司樂附

唐太宗不曉音律謂不在樂者只是胡說

林賜錄

春官大司樂附

仁宗以胡安定阮逸樂書令天下名山藏之意思甚好

楊道夫錄

春官大司樂附

蔡京用事主張喻世清作樂盡破前代之言樂者因作  
中聲正聲如正聲九寸中聲只八寸七分一按史記  
七字多錯乃是十分一其樂只是杜撰至今用之

萬人傑錄

春官大司樂附

徽宗時一黥卒魏漢律造雅樂一部皆杜撰也今太學上丁用者在此樂

包揚錄

春官大司樂附

洛陽有帶花劉使名几于俗樂甚明蓋曉音律者范蜀公徒論鍾律其實不曉但守死法若以應鍾為宮則君民事物皆亂矣司馬公比范公又低二公於通典尚不曾看通典自說得分曉史記律書說律數亦好

此蓋自然之理與先天圖一般更無安排但數到窮處又湏變而生之却生變律

萬人傑錄

春官大司樂附

劉几與伶人花日新善其弟厭之令勿通几戒花吹笛于門外則出與相見其弟又令終日吹笛亂之然花笛一吹則劉識其音矣

萬人傑錄

春官大司樂附

向見一女童天然理會得音律其歌唱皆出于自然蓋

是稟得這一氣之全者

萬人傑錄

春官大司樂附

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  
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

黃升卿錄辛亥所聞先生六

十二歲饒錄二十一卷中

春官大司樂附

今朝廷樂章長短句者如六州歌頭皆是俗樂鼓吹之  
曲四言詩乃大樂中曲本朝樂章會要國史中只有

數人做得好如王荊公做得全似毛詩甚好其他有  
全做不成文章橫渠只學古樂府做辭拗強不似亦  
多錯字

不知何氏錄

春官大司樂附

如今郊禮合祭天地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來人却  
只說地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某看來不  
要如此也自還有方澤之祭但周禮其他處又都不  
說亦未可曉

錢木之錄

春官大司樂

周禮不言祭地止於大司樂一處言之舊見陳君舉亦云社稷之祭乃是祭地却不曾問大司樂祭地祇之事

萬人傑錄

春官大司樂

樂律自黃鍾至中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鍾為陽大呂為陰太簇為陽夾鍾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

李闕祖錄

春官大師

自黃鍾至中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鍾皆上生以上生

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李闕祖錄

春官大師

十二律自黃鍾而生黃鍾是最濁之聲其餘漸漸清若  
定得黃鍾是便入得樂都是這裏纔差了此子其他  
都差只是寸難定所以易差

楊道夫錄

春官大師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

七

律呂有十二用時只使七箇自黃鍾下生至七若更揀一聲便拗了

陳淳錄

春官大師

律十有二作樂只用七聲惟宮聲筵席不可用用則賓主失歡力行云今人揲卦得乾卦者多不為吉故左傳言隨元亨利貞有是四德乃可以出曰然

王力行錄字近思同安人辛亥所

間先生六十二歲鏡錄十八卷中

春官大師



七聲之說國語言之

葛人傑錄

春官大師附

問國語云律者立均出度韋昭注云均謂均鍾木長七尺係之以弦不知其制如何曰韋昭是箇不分曉底人國語本自不分曉更著他不曉事愈見鶻突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鍾為宮便用林鍾為徵大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這七律自成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先湏吹律使

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  
房始有律準乃是先做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  
只依此為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  
弦一弦是全律底黃鍾只是散聲又自黃鍾起至應  
鍾有十二弦要取其甚聲用柱子來逐弦分十二柱取  
定聲立均之意本只是如此古來解書最有一箇韋  
昭無理會且如下文六者中之色六字本只是黃字  
闕却上面一截他便就這六字上解謂六聲天地之

中六者天地之中自是數千色甚事

陳文蔚錄

春官大師附

南北之亂中華雅樂中絕隋文帝時鄭譯得之於蘇祇婆蘇祇婆乃自西域傳來故知律呂乃天地自然之聲氣非人之所能為譯請用旋宮何安耻其不能遂止用黃鍾一均因言佛與吾道不合者蓋道乃無形之物所以有差至如樂律則有數器所以合也

李闕祖錄

春官大師附

十二律皆在只起黃鍾之宮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尺不定也

黃升卿錄

春官大師附

問古尺何所考曰羊頭山叅今不可得只依溫公樣他考必仔細然尺亦多樣隋書載十六等尺說甚詳王莽貨泉錢古尺徑一寸因出二尺曰短者周尺長者景表尺

黃義剛錄

春官大師附

律骨只吹得中聲為定李通嘗截小竹吹之可驗若謂用周尺或羊頭山黍雖應準則不得中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噍殺低則啾緩牛鳴盎中謂此又云此不可容易杜撰劉歆為王莽造樂樂成而莽死後荀勗造於晉武帝時即有五部之亂和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惟本朝太祖神聖特異初不曾理會樂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所定樂及本朝樂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長笑云如此議

論又却似在樂不在德也

廖德明錄

春官大師附

無聲做管不成

廖德明錄

春官大師附

因論樂律云尺以三分為增減蓋上生下生三分損一  
益一故須一寸作九分一分分九厘一厘分九絲方  
如破竹都通得去其制作通典亦畧備史記律書漢  
律歷志所載亦詳范蜀公與溫公都枉了相爭只通

典亦未嘗看蜀公之言既踈溫公又在下

黃齋錄

春官大師附

錄中尺以三分為增減以下七句萬人傑錄云律管只以九寸為準則上生下生三分益一損一如破竹矣

司馬遷說律只是推一箇通了十二箇皆通

不知何氏錄

春官大師附

范蜀公謂今漢書言律處折了八字蜀中房庶有古本漢書有八字所以與溫公爭者只爭此范以古本為

正蜀公以上黨粟一千二百粒實今九寸為準溫公  
以一千二百粒排今一尺為準溪書云不甚順又粟  
有大小遂取中者為之然下粟時頓緊則粟又下了  
又不知如何為正排又似非是今世無人曉音律只  
憑器論造器又紛紛如此古人曉音律風角鳥占皆  
能之太史公以律論兵意出於此仁宗時李照造樂  
蜀公謂差過了一音每思之為之痛心劉義叟謂聖  
上必得心疾後果然



包揚錄

春官大師附

錄中實今九寸為準

下一本有濶九寸

自唐以前樂律尚有制度可考唐以後都無可考如杜佑通典所算分數極精但通典用十分為寸作算法頗難算蔡季通只以九分算本朝范馬諸公非惟不識古制自是于唐制亦不曾詳看通典又不是隱僻底書不知當時諸公何故皆不看只如沈存中博覽筆談所考器數甚精亦不曾看此使其見此則所論

過于范馬遠甚呂伯恭不喜筆談以為皆是亂說與  
某言未可恁地說恐老兄欺他未得在只是他做人  
不甚好耳因令將五音十二律寫作圖子云且須曉  
得這箇其他却又商量

楊道夫錄

春官大師附

李通律書分明是好却不是臆說自有按據

楊道夫錄

春官大師附

問李通律書難曉曰甚分明但未細考耳問空園九分

便是徑三分曰古者只說空圍九分不說徑三分蓋  
不啻三分猶有奇也問算到十七萬有餘之數當何  
用曰以定管之長短而出是聲如太簇四寸惟用半  
聲方和大抵考究其法是如此又未知可用與否耳  
節五聲湏是知音律之人與審聽過方見得

廖法明錄

春官太師附

李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也是見成文  
字如史記律歷書自無人看到這裏他近日又成一

律要盡合古法近時所作律逐節吹得却和怕如今未必如此這箇若促此子聲便噉殺若長些子便慢蕩

葉賀孫錄

春官大師附

樂聲黃鍾九寸最濁應鍾最清清聲則四寸半八十一  
五十四七十二六十四至六十四則不齊而不容分  
矣

萬人傑錄

春官大師

音律如尖塔樣濶者濁聲尖者清聲宮以下則太濁羽以上則太輕皆不可為樂惟五聲者中聲也

萬人傑錄

春官大師

樂之六十聲便如六十甲子以五聲合十二律而成六十聲以十干合十二支而成六十甲子若不相屬而實相為用遺書云三命是律五星是歷即此說也只曉不得甲子乙丑皆屬木而納音却屬金前輩多論此皆無定說

沈憫錄

春官大師

唐祖孝孫說八十四調季通云只有六十調不以變宮  
變徵為調恐其說有理此左傳中聲以降五降之後  
不容彈矣之意也

萬人傑錄

春官大師附

問樂曰古聲只是和後來多以悲恨為佳溫公與范蜀  
公胡安定與阮逸李照爭辨其實都自理會不得却  
不曾去看通典通典說得極分明蓋此事在唐猶有

傳者至唐末遂失其傳王朴當五代之末杜撰得箇  
樂如此當時有幾鍾名為啞鍾不曾擊得蓋是八十  
四調朴調其聲令一一擊之其實那箇啞底却是古  
人制此不擊以避宮聲若一例皆擊便有陵節之患  
漢禮樂志劉歆說樂處亦好唐人俗舞謂之打令其  
狀有四曰招曰搖曰送其一記不得蓋招則邀之之  
意搖則搖手呼喚之意送者送酒之意舊嘗見深村  
父老為余言其祖父嘗為之收得譜子曰兵火失去

舞時皆裹幘頭列坐飲酒少刻起舞有四句號云送  
搖招搖三方一圓分成四片得在搖前人多不知皆  
以為啞謎漢卿云張滋約齊亦是張家好子弟曰見  
君舉說其人大曉音律因言今日到詹元善處見其  
教樂又以管吹習古詩二南七月之屬其歌調却只  
用太常譜然亦只做得今樂若古樂必不恁地美人  
聽他在行在錄得譜子大凡壓入音律只以首尾二  
字章首一字是某調章尾即以某調終之如闕雎關



字合作無射調結尾亦著作無射聲應之葛覃葛字  
合作黃鍾調結尾亦著作黃鍾聲應之如七月流火  
三章皆七字起七字則是清聲調末亦以清聲調結  
之如五月斯螽動股二之日鑿冰冲冲五字二字皆  
是濁聲黃鍾調末以濁聲結之元善理會事都不要  
理會箇是只信口胡亂說事事喚做曾經理會來如  
宮商角徵羽固是就喉舌唇齒上分他便道只此便  
了元不知道喉舌唇齒上亦各自有宮商角徵羽何

者蓋自有箇疾徐高下

葉賀孫錄

春官大師附

溫公與范忠文胡安定與阮逸李照等議樂空自爭辨  
看得來都未是元不曾去看通典據通典中所說皆  
是又且分曉廣云如此則杜佑想是理會得樂曰這  
也不知他會否但古樂在唐猶有存者故他因取而  
載於書至唐末黃巢亂後遂失其傳至周世宗時王  
朴擬他所見杜撰得箇樂出來通鑑中說王朴說當

時鍾有幾箇不曾擊謂之啞鍾朴乃調其聲使皆可  
擊看得來所以存而不擊者恐是避其陵慢之聲故  
不擊之耳非不知擊之也

輔廣錄

春官大師附

宮與羽角與徵相去獨遠故於其間製變宮變徵二聲

輔廣錄

春官大師附

絃宮而竹羽

萬人傑錄

春官大師

絲尚宮竹尚羽竹聲大故以羽聲濟之絲聲細故以宮聲濟之

輔廣錄

春官大師

水火木金土是五行之序至五聲宮却屬土至羽屬水  
宮聲最濁羽聲最清一聲應七律共八十四調除二  
律是變宮止六十調

萬人傑錄

春官大師

樂聲是上金木火水洪範是水火木金土

萬人傑錄

春官大師

今之簫管乃是古之笛雲簫方是古之簫

輔廣錄

春官小師附

陳淳言琴只可彈黃鍾一均而不可旋相為宮此說猶可至謂琴之泛聲為六律又謂六律為六同則妄矣今人彈琴都不知孰為正聲若正得一弦則其餘皆可正今調弦者云如此為宮聲如此為商聲安知是正與不正此須審音人方曉得古人所以吹管聲傳

在琴上如吹管起黃鍾之指則以琴之黃鍾聲合之  
聲合無差然後以吹徧合諸聲五聲既正然後不用  
管只以琴之五聲為準而他樂皆取正焉季通書來  
說近已曉得但絃定七絃不用調絃皆可以彈十一  
宮琴之體是黃鍾一均故可以彈十一宮如此則大  
呂太簇夾鍾以下聲聲皆用按徽都無散聲蓋纔不  
按即是黃鍾聲矣亦安得許多指按耶蕪如其說則  
大呂以下亦不可對徽湏挨近第九徽裏按之此後

愈挨下去方合大呂諸聲蓋按著正徽復是黃鍾聲  
矣渠云頃問之太常樂工工亦云然恐無此理古人  
彈琴隨月調弦如十一月調黃鍾十二月調大呂正  
月調太簇二月調夾鍾但此後聲愈緊至十月調應  
鍾則弦急甚恐絕矣不知古人如何季通不能琴他  
只是思量得不知彈出便不可行這便是無下學工  
夫吾人皆坐此病古人朝夕習於此故以之上達不  
難蓋下學中上達之理皆具矣如今說古人兵法戰

陣坐作進退斬射擊刺鼓行金止如何曉得他底莫  
說古人底曉不得只今之陣法也曉不得更說甚麼  
如古之兵法進則齊進退則齊退不令進而進猶不  
令退而退也如此則無人敢妄動然又却有一人躍  
馬陷陣殺數十百人出入數四矢石不能傷者何也  
良久又曰據今之法只是兩軍相擊斬斬射相刺立  
得脚住不退底便羸立不住退底便輸耳

沈憫錄

春官瞽矇附



六朝彈箏鼓瑟皆歌

甘節錄

春官瞽矇附

周禮以十二律為之度數如黃鍾九寸林鍾六寸之類  
以十二聲為之齊量斟酌磨削剛柔清濁音聲有輕  
重高低故復以十二聲齊量蓋磬材有厚薄令合節  
奏如磬氏已上則磨其旁已下則磨其端之類

不知何氏錄

春官典同

堂上樂金鍾玉磬今太常玉磬鎖在櫃裏更不曾設恐

為人破損無可賠還尋常交割只據文書若要看旋開櫃取一二枚視之

萬人傑錄

春官磬師

鐃鐘甚大特懸鐘也衆樂未作先擊特鐘以發其聲衆

樂既闋乃擊特磬以收其韻

沈憫錄

春官鈔師

畢巢本名悲栗言其聲之悲壯也

輶廣錄

春官靚鞞氏附

因說及夢曰聖人無所不用其敬雖至小沒緊要底物  
事也用其敬到得後世儒者方說得如此濶大沒收  
殺如周禮夢亦有官掌之此有甚緊要然聖人亦將  
做一件事某平生每夢見故舊親戚次日若不接其  
書信及見之則必有人說及看來惟此等是正夢其  
他皆非正

沈憫錄

春官占夢

內史掌策命諸侯及羣臣者鄉大夫既獻賢能之書王

拜受登於天府其副本則內史掌之以內史掌策命諸侯及羣臣故也古之王者封建諸侯王坐使內史讀策命之非特命諸侯亦欲在廷詢其可否且如後世除拜百官亦合有策只是辭免了問祖宗之訓亦如此否曰自唐以上皆如此今除宰相宣麻是其遺意立后以上用玉策其次皆用竹策漢常用策緣他近古其初亦不曾用自武帝立三王始用起

陳文蔚錄

春官內史



朱子五經語類卷六十六